

李龙, 杨效忠. 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空间格局特征——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 [J]. 地理科学, 2021, 41(2): 340-349. [Li Long, Yang Xiaozhong. Evalua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in corridor-type rural tourism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e Dabie Mountain national landscap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2): 340-349.] doi: 10.13249/j.cnki.sgs.2021.02.017

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空间格局特征 ——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

李龙^{1,2}, 杨效忠¹

(1.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2. 宿州学院管理学院, 安徽 宿州 234000)

摘要: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 借鉴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构建农户生计评价指标体系, 分析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① 大别山旅游廊道内自然资本等有形生计资本权重较高, 社会资本等无形生计资本权重较低。② 农户生计资本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特征, 各乡镇以及乡镇内各村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③ 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受到核心景区、主干公路、当地产业业态成熟度、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

关键词: 旅游廊道; 乡村旅游地; 农户生计; 生计资本

中图分类号: F59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1)02-0340-10

农户生计是驱动乡村地区人地关系演化的重要因素, 受到各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 为以“人地关系”研究作为核心议题的人文地理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1]。国外学者对农户生计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包括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2,3]、可持续生计与农村发展^[4,5]、农户生计与扶贫^[6,7]、农户生计与能源消费^[8,9]、农户生计与生态环境^[10,11]、生计多样性与脆弱性^[12,13]等, 特别是自 2010 年以来, 受到粮食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乡村可持续生计受到国外学者较多关注^[14]。国内关于农户生计的研究成果自 2010 年以后增长较快, 通过中国知网文献主题词频分析认为, 国内学者对农户生计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可持续生计、生计脆弱性、生计方式与农户适应性、生计与土地利用、生计与生态补偿、生计与移民等方面。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乡村振兴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乡村通过发展旅游来带动经济的发展^[15,16], 而关于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影响的研

究成果相对较少, 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前后农户生计资本变化和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等方面^[17-20]。由于早期关于农户生计的研究多从农业经济学的领域切入, 多选择点状案例地从时间角度进行比较研究, 然而单个样本点很难对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21], 以致于从空间角度对农户生计研究的成果较少。因此, 选择线型或者面状案例地能够从空间角度分析农户生计的分布特征, 更具有可操作性。

大别山区是国家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 2012 年中央在六安市启动大别山旅游扶贫快速通道建设, 国家发改委和(原)国家旅游局联合印发的《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 年)》(http://www.gov.cn/xinwen/2016-09/06/content_5105784.htm)以及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旅游发展规划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26/content_5152993.htm), 均明确提出重点打造大别山国家生态旅游风景道。研究团

收稿日期: 2019-12-14; 修订日期: 2020-03-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7112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YJA840008)、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SK2018A0476)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471129), Ministry of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19YJA840008),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roject of Anhui Province (SK2018A0476).]

作者简介: 李龙(1988-), 男, 山东枣庄人, 讲师,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研究。E-mail: name.lilong@163.com

通讯作者: 杨效忠。E-mail: 1075742914@qq.com

队在风景道旅游规划实践中提出“旅游廊道”的理念,认为旅游廊道是适应全域旅游发展的一种新型的旅游吸引物,也是一种包含了多种旅游元素和生产、生活、生态要素的线型空间,可以产生经济功能、休闲功能、交通功能的叠加效应^[22]。廊道的开放性、交通工具和旅游者的流动性使得廊道型乡村旅游与其它类型的旅游有着明显的区别,导致游客消费偏好选择和廊道社区影响的空间差异性较为明显。廊道型乡村旅游地串点成线,将入口节点、景区节点、观景节点、服务节点、项目节点以及村庄、小镇、农业资源等串联起来,构建成一个随走随停的体验空间;景区景点型旅游地通常呈现出圈层辐射的空间特征,在旅游影响范围和游客体验方式上与廊道型旅游地有着明显的不同。由于廊道不仅仅是一条道路的概念,而是一个空间域的概念,作为重要参与者的社区农户必将受到廊道旅游发展的影响。那么,廊道内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特征如何?是否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影响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分异的因素有哪些?这些都是本文研究的重要问题。大别山国家风景道集旅游、交通、生态、景观、扶贫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基于此,选取安徽省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作为案例地,借鉴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制定合理的乡村旅游政策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1 测量指标体系

生计资本(livelihood assets)又译作“生计资产”,在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

析框架(SLA)中,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5种类型^[23]。通过研读农户生计资本指标设计的文献,主要参照西北大学杨新军教授团队^[24-26]、西北师范大学赵雪雁教授团队^[27-29]的研究成果,结合案例地实际情况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表1),指标因子中增加涉及旅游发展的要素。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参与式农户调查法(PRA)对农户进行深入访谈以及问卷调查,获取研究的一手数据资料。根据研究需要,课题组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包括3个部分:①被访者基本信息;②旅游廊道内农户生计资本调查;③针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农户、旅游经营管理者、景区管理者、游客等不同利益主体的访谈提纲。课题组成员于2018年4月下旬对旅游风景道进行了预调研,依据预调研了解情况和问卷设计、发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组织小型团体座谈会议讨论修改问卷细节问题和访谈提纲,并邀请业内专家指导修正。为减小当地方言造成的误差,聘请5名当地大学本科生经培训后参与调研。正式调研于2018年7月8~18日开展,对案例地进行为期11d的农户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其中入户访谈时间人均30min以上,调查对象主要是安徽省金寨县3个乡镇的6个乡村(斑竹园镇斑竹园街道村、天堂寨镇前畈村/后畈村/马石村/渔潭村、燕子河镇大峡谷村)和霍山县3个乡镇的6个乡村(上土市镇陡沙河村/铜锣寨村、太阳乡船舱村/金竹坪村、磨子潭镇龙井冲村/宋家河村)的农户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景区管理者。根据分析结果及专家意见,研究团队于

表1 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23-29]

Table 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23-29]

生计资本类型	指标因子
自然资本(N)	耕地面积(N1)、林地面积(N2)、耕地用地质量(N3)、林地用地质量(N4)、居住环境质量(N5)
物质资本(P)	房屋市场估值(P1)、房屋修建年限(P2)、房屋面积(P3)、可用于从事旅游经营的房间数量(P4)、用于旅游经营的房屋面积(P5)
人力资本(H)	家庭劳动者数量(H1)、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H2)、劳动力健康状况(H3)、是否参加过旅游相关培训(H4)、有没有旅游方面工作经验(H5)
金融资本(F)	家庭年收入(F1)、家庭存款情况(F2)、借款难易程度(F3)、是否有政府补贴(F4)、是否有接受无偿现金的机会(F5)
社会资本(S)	本村亲戚人数(S1)、与本村亲戚/朋友的交往程度(S2)、亲戚中有无政府/事业单位上班(S3)、政府/企业和居民合作机制(S4)、对周围人的信任程度(S5)

2019年3~5月通过电话回访和个别案例地实地调研回访相结合的方式,修正了量表分析中存在的指标不够准确的问题,使得问卷量表分析结果更趋于合理。为提高数据的信度和效度,研究团队分别于2019年8月23~28日、10月21~27日,再次对样本村进行实地调研,增加了样本数量,进一步提升样本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研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样本村按照总体10%的比例(719户)进行抽样,实际调查样本532户,有效问卷431份,样本总量达到了科学抽样5%(359户)的最低要求^[30]。对于指标权重的计算,国内通常采用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或者熵值赋权法,本文选取熵值赋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进而对生计资本进行评价。为了消除量纲的差异以及评价指标中存在正向和负向的不同,采用“最小-最大标准化”方法对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出25个指标因子的均值、熵值和权重。

2 结果分析

2.1 农户生计资本水平

数据处理发现:①大别山旅游廊道12个乡村社区样本农户中, $P2$ 房屋修建年限(均值 $M=4.0064$)均值较大,表明房屋大多建于近10a; $F5$ 是否有接受无偿现金的机会($M=0.0962$,标准差 $SD=0.2958$)均值和标准差均较小,表明大多数村民很少有接受无偿现金机会; $P5$ 用于旅游经营的房屋面积($SD=2.2978$)标准差较大,表明12个乡村社区样本农户参与旅游经营差异较大。②12个乡村社区样本农户中, $F2$ 家庭存款情况的熵值(0.4651)最小,指标权重(0.0856)最大; $S3$ 亲戚中有无政府/事业单位上班的熵值(0.9898)最大,指标权重(0.0016)最小。 $N4$ 林地用地质量(0.0768)、 $P5$ 用于旅游经营的房屋面积(0.0635)权重值较高,位居前列; $S5$ 对周围人的信任程度(0.0082)、 $F3$ 借款难易程度(0.0179)指标权重较低。③五大生计资本指标权重:自然资本(0.2505)>金融资本(0.2223)>物质资本(0.2221)>人力资本(0.1758)>社会资本(0.1293)。各指标的综合评价得分: $F2$ 家庭存款情况(0.0475)、 $S2$ 与本村亲戚/朋友的交往程度(0.0389)、 $N4$ 林地用地质量(0.0381)等指标综合得分值较高; $S3$ 亲戚中有无政府/事业单位上班(0.0005)、 $S5$ 对周围人的信任程度(0.0054)、

$F5$ 是否有接受无偿现金的机会(0.0060)、 $F3$ 借款难易程度(0.0084)、 $H2$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0.0090)指标的综合得分值比较低。五大生计资本的综合得分为:自然资本(0.6507)>物质资本(0.5264)>金融资本(0.4578)>人力资本(0.4238)>社会资本(0.3718)。

2.2 农户生计资本的村域差异

计算12个样本地区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发现不同样本区域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总体来看,霍山县太阳乡金竹坪村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最高(17.7615),霍山县太阳乡船舱村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最低(5.3937);金寨县6个村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76.5911)整体高于霍山县6个村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69.2672)。大量的实地访谈资料也验证了农户生计资本的村域差异,具体来看:①自然资本(N)中,太阳乡金竹坪村(1.0599)、天堂寨镇渔潭村(0.9939)、天堂寨镇后畈村(0.9553)位居前3位,太阳乡船舱村(0.3749)、天堂寨镇前畈村(0.3822)、上土市镇陡沙河村(0.4698)位于后3位。金竹坪村、渔潭村、后畈村村民多以务农为主,耕地林地没有大量抛荒或流转;而前畈村村民多以旅游经营为主,仅保留少部分土地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船舱村、陡沙河村村民多选择外出务工,其中船舱花海项目华强集团规划用地约28.67 hm²,陡沙河温泉小镇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约80 hm²,流转了较大面积的土地,也是导致2个村庄自然资本较低的一个原因。②物质资本(P)中,磨子潭镇龙井冲村(1.0225)最高,太阳乡船舱村(0.1348)最低。龙井冲村位于大别山风景道单龙寺-磨子潭段接口处,风景道旁边,交通位置便利,同时村子位于磨子潭水库风景较为优美的地段,全村按照景区标准重新建设,人居环境优良;太阳乡船舱村则受制于道路和山地地形影响,经济水平较为落后,船舱花海项目处于建设初始阶段,带动效应不明显。③人力资本(H)中,天堂寨镇前畈村(0.7176)最高,太阳乡船舱村(0.0797)最低。调研发现,由于天堂寨景区的带动作用,村里劳动力大多选择返乡创业;而船舱村以外出务工为主,人口外流现象明显。④金融资本(F)中,太阳乡金竹坪村(0.8568)是大别山主峰白马尖的游客落脚点,形成了农家乐集聚区,政府支持力度较大,金融资本值最高;天堂寨镇前畈村(0.7084)次之,太阳乡船舱村(0.1739)金融资本

值最低^①。⑤ 社会资本(S)中, 天堂寨镇渔潭村(0.527 9)最高, 上土市镇铜锣寨村(0.052 3)最低。渔潭村社区居民居住较为集中, 本村的亲友较多, 交往较为频繁; 铜锣寨村社区聚落较为分散, 外出打工农户较多, 亲友交往不太密切, 对乡村社会网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⑥ 太阳乡金竹坪村农户生计资本总水平(17.761 5)最高, 磨子潭镇龙井冲村(14.254 0)、天堂寨镇前畈村(14.091 8)紧随其后, 3 个村依托大别山白马尖景区、佛子岭水库、天堂寨景区, 农户多以农家乐经营为主, 兼营农业生产; 太阳乡船舱村(5.393 7)、上土市镇铜锣寨村(8.136 8)生计资本总水平较低, 乡村社区农户多以外出打工为主。

2.3 农户生计资本聚类分析

为了更清晰的认识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分布情况, 对 12 个样本村的农户生计资本进行聚类分析, 本文采用 K -均值聚类算法(K -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对大别山旅游廊道内样本案例地农户生计资本的评估结果进行分类。通过 SPSS23.0 的 K -均值聚类分析, 可以将 12 个样本区域的农户生计资本划分为高、中、低 3 类。生计资本总体水平, 太阳乡金竹坪村等级为高, 上土市镇铜锣寨村和太阳乡船舱村等级为低,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化, 其中金竹坪村、龙井冲村、前畈村依托核心景区大别山主峰白马尖景区(4A 景区)和天堂寨

景区(5A 景区)或凭借优质的自然资源(佛子岭水库)以及便利的交通位置等要素, 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位居前列; 船舱村由于旅游刚刚起步, 大量土地流转开发旅游, 而村民多选择外出务工, 导致其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均较低; 铜锣寨村虽然距离铜锣寨景区(4A 景区)较近, 但由于景区经营管理问题, 对周边带动效果有限。同样, 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在空间上也表现出较强的差异(表 2)。

3 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

生计资本是农户进行生计活动的基础, 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状况和家庭个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农户生计资本存在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特征。综合何仁伟等学者的研究观点^[31-36], 认为大别山旅游廊道农户生计资本的分布差异主要受到外部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内部家庭结构、个体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图 1)。由于调研样本区域仅涉及金寨县与霍山县 6 个乡镇 12 个乡村社区, 空间尺度较小, 气温降水等气候因素对农户生计空间分布影响并不明显, 鉴于文章篇幅的限制, 本文主要从社区层面进行分析讨论。通过大量的访谈和实地观察发现, 核心景区的影响、主干公路的影响、当地产业业态的成熟度、政府政策影响等因素对农户生计空间

表 2 农户生计资本聚类分析

Table 2 Cluster analysis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排名	案例村	自然资本 N	物质资本 P	人力资本 H	金融资本 F	社会资本 S	生计资本水平
1	金竹坪村	高	高	高	高	中	高
2	龙井冲村	中	高	高	中	中	中
3	前畈村	低	高	高	高	中	中
4	渔潭村	高	中	中	低	高	中
5	斑竹园街道村	中	中	高	中	中	中
6	宋家河村	高	中	中	中	中	中
7	大峡谷村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8	后畈村	高	低	高	中	中	中
9	马石村	高	中	高	低	中	中
10	陡沙河村	低	低	中	中	高	中
11	铜锣寨村	低	中	中	中	低	低
12	船舱村	低	低	低	低	中	低

① 注: 天堂寨镇前畈村调研样本中部分样本村民是其他村(组)过来打工的工作人员, 调查数据对分析结果有一定的影响; 太阳乡船舱村调研样本有部分村民(组)是异地扶贫搬迁过来的贫困户, 对分析结果也有一定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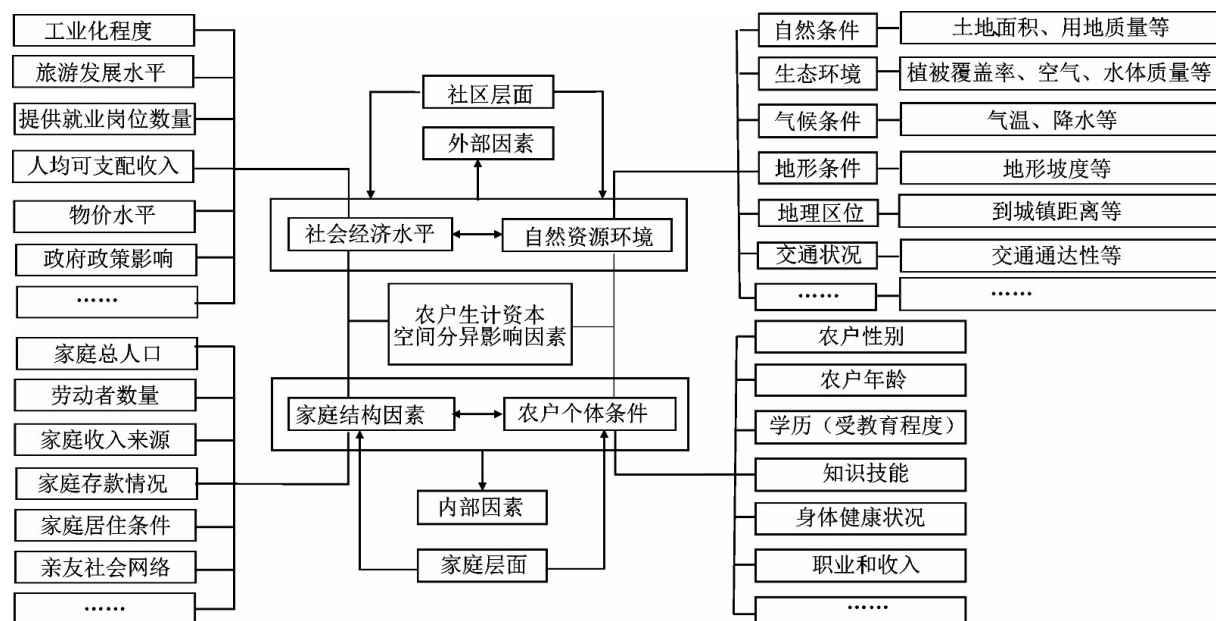


图1 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

Fig.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格局影响较为明显,因此本文主要从这4个因素进行探讨。

3.1 核心景区的影响

为了检验核心景区的影响作用,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方法进行验证。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要求样本服从正太分布,因此首先需要对样本进行正态性检验,本文采用 Q-Q 图(Quantile-Quantile Plot, 分位数-分位数图)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 Q-Q 图中样本点近似地分布在直线附近,说明样本服从正态分布,可以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以农户生计资本总体水平来看,通过样本统计量可以得知,莱文(Levene)方差等同性检验, F 统计量的 $Sig.$ 值为 $2.086 > 0.05$,说明方差是齐性的,参照对应行 T 检验显著性水平 $Sig.$ (双尾)值为 $0.000 < 0.01$,即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认为是否靠近景区对农户生计资本差异有显著影响,位于核心景区的农户生计资本总体水平比非核心景区的农户生计资本总体水平高。核心景区对 12 个样本村总体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影响较为显著,对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影响不明显。优质景区吸引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并多选择投资经营旅游业,提升了农户生计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水平,进而提升了农户生计的整体水平。

3.2 主干公路的影响

同理,通过样本计算可以得知,是否靠近主干

公路对农户生计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生计资本总体水平均有显著影响,靠近主干公路的农户生计资本总体水平比远离主干公路的农户生计资本总体水平高。天堂寨镇前畈村、磨子潭镇龙井冲村、太阳乡金竹坪村是典型的位于主干公路旁边的样本村庄,自驾游游客多会选择在这几处住宿就餐,因此农户生计整体水平也比较高。访谈过程中,多个案例地村民也反映距离公路远近对生计的影响,特别是对经营旅游相关行业的社区居民影响尤为明显。“街上有房子的会从事旅游经营,离公路较远的经营旅游不赚钱、容易亏本,大部分会选择外出打工(访谈对象:前畈村村民,访谈时间:2018年7月10日)”。“旅游带动的都是道路旁边的,不靠近公路的没什么效果,还是要以外出打工为生,种地也赚不到什么钱(访谈对象:大峡谷村村民,访谈时间:2018年7月13日)”。

3.3 当地产业业态的成熟度

当地产业业态的多样性和旅游发展阶段对农户生计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调研发现围绕天堂寨景区和白马尖景区形成了 2 个旅游集聚区,天堂寨旅游集聚区主要集中在前畈村主干道路两侧和天堂寨景区旁边的八湾新村、南河组等地,白马尖旅游集聚区主要集中在山脚下金竹坪村农家乐集聚区,旅游规模初步形成,餐饮住宿业态较为成

熟, 农户生计资本较高。“这几年经营农家乐的人数增多, 返乡人数增加了, 路修好后变化很大, 生活水平提高了, 物价也随之提高(访谈对象: 金竹坪村政府工作人员, 访谈时间: 2018 年 7 月 16 日)”。“我们家是 2014 年, 中央节目《生财有道》来宣传了我们这个地方, 旅游发展好了我们家就开了这个农家乐。大概 2018 年的时候, 从事旅游的一下子又增多了; 外地人过来主要投资建设民宿, 民宿的建设对我们这边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访谈对象: 天堂寨八湾新村旅游经营户, 访谈时间: 2019 年 8 月 25 日)”。然而, 大多数地区农户以务农务工为主, 旅游业辐射范围有限, 业态种类也较为单一, 大部分地区旅游处于起步阶段。“船舱村农家乐大致还处于起步阶段, 近几年结合花海旅游才开始, 效果初见成效, 今年五一节假日期间接待 2 000 人左右(访谈对象: 太阳乡政府工作人员, 访谈时间: 2018 年 7 月 14 日)”。“这几年返乡务工的人较少, 家里只剩老人和小孩, 家里可以干的活少, 挣不到钱(访谈对象: 船舱村村民, 访谈时间: 2018 年 7 月 15 日)”。

3.4 政府的政策影响

大别山国家风景道把天堂寨景区、白马尖景区与沿线乡镇、合界高速公路、商景高速公路、沪汉蓉高铁和高速公路实现贯通, 缩短了行车路程, 提高了游客旅行的快捷性和舒适度, 同时也方便了村民出行。“我们县(金寨县)2012 年提出了“5+1”工程, 把大别山快速通道拓宽取直, 带动了天堂寨的旅游发展, 同年 9 月特批了一个 5A 景区(天堂寨景区)。自工程启动以后, 交通的便利度加大, 客流量也增多了, 农家乐的数量也增多了(访谈对象: 天堂寨镇政府工作人员, 访谈时间: 2018 年 7 月 11 日)”。风景道建成后, 沿线生产生活条件及环境设施改善较为明显, 也带动乡村旅游发展进入快车道, 增加了地方村民的收入。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技术培训等为旅游经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我是 2012 年开始从事旅游经营的, 起初资金不足、没有经营管理经验, 后来通过向银行贷款维持了经营, 政府还会举办一些培训活动以增强我们的经营技能。因为政府的支持和家人的鼓励, 目前生活水平提高了, 生活方式更加健康了, 眼界也开阔了(访谈对象: 前畈村农家乐经营者, 访谈时间: 2019 年 8 月 24 日)”。政府财政投入提升了基础设施, 改善了居住条件, 进一步激发了乡

村社区居民尤其是中老年人返乡的动力, 也导致不同乡村社区农户生计方式和农户生计资本的变迁。“我们村近几年开发变化很大, 尤其是道路、房屋建筑, 经营农家乐的人从 2017 年开始变多, 主要是因为政府政策好, 同时村里 40 多岁的中年人也想留在家里发展。外出工作不好, 父母也老了, 需要照顾(访谈对象: 龙井冲村农家乐经营者, 访谈时间: 2019 年 10 月 22 日)”。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旅游廊道作为一种线性旅游吸引物, 具有开放性的线型旅游空间属性, 廊道内部景区、乡村、集镇、农业生产生活设施等构成一个完整的廊道生态系统。廊道的开放性、流动性, 也造成游客在廊道系统内部游憩消费的不均, 直接作用到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上则表现为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本文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 分析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分布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① 大别山旅游廊道内自然资本等有形生计资本权重较高, 社会资本等无形生计资本权重较低。五大生计资本指标权重: 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五大生计资本综合得分: 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② 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特征。总体来看, 金寨县 6 个村的农户生计资本整体水平高于霍山县 6 个村的农户生计资本整体水平, 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同样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差异。各乡镇农户生计资本总水平和五大生计资本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特征, 乡镇内部各村(组)农户生计资本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③ 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受到核心景区、主干公路、当地产业业态的成熟度、政府的政策等因素影响较为显著。位于核心景区的农户生计资本总体水平比非核心景区的农户生计资本总体水平高; 靠近主干公路的农户生计资本总体水平比远离主干公路的农户生计资本总体水平高; 受产业业态的多样性和旅游发展阶段的影响, 围绕天堂寨景区和白马尖景区形成 2 个旅游集聚区, 旅游集聚效应初显, 但辐射范围有限, 对周围的影响带动力不足; 政府的政策影响差异导致不同乡村社

区农户生计方式和农户生计资本的变迁。

4.2 讨论

农户生计的空间差异性是人文学地理学研究较为重要的内容,由于早期关于农户生计的研究多从农业经济学的领域切入,人文地理学领域关注较少,多选择单个点状案例地进行研究,对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分异规律和影响因素关注较少;多选择县域尺度,采用统计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较少有针对乡镇村域尺度农户生计资本进行微观分析。农户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生计变迁的基础因素,直接影响农户的可持续生计,因此在农户生计研究中有重要的地位;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差异性会引发社会、经济和生态效应的空间分异,空间分异的持续扩大会引起贫富两极分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对农户生计空间分异进行研究,可以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应政策,缓解区域不均衡发展;同时,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差异性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和调整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建议基层政府部门在制定旅游发展政策时,旅游企业在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针对不同区域农户生计资本的情况,采取差别化策略;建议农户根据自身生计资本状况调整生计策略,适应区域旅游发展,提升自身可持续生计能力。与已有研究观点相比,本文主要分析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的扰动影响,同时也更为关注村级尺度农户个案研究和比较分析。本文选取廊道型乡村旅游地的12个典型村进行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从较为微观的角度分析旅游扰动下农户生计资本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需要后续深化:①由于山区乡村社区和农户住宅相对较为分散,单个农户调研耗时较长,本次调研样本量较小,如果大幅增加样本量,可能会与本结论有一定的出入。②鉴于文章篇幅的限制,本文没有从家庭层面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仅从社区层面的核心景区影响、主干公路影响、当地产业业态的成熟度、政府政策影响等因素进行分析讨论。③由于研究周期较短,没有跟踪数据或对照组数据,因此没有从时间角度对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演化进行分析,通过长期的跟踪调查和历时研究也是后续需要做的工作。

致谢: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何鑫慧、王美勤、陈亚洲以及宿州学院本科生许明祥、葛慧敏、明

梦娇、吴苏明、葛娜娜等同学多次参与实地调研。调研过程中,得到金寨县旅游委、霍山县旅游局、斑竹园镇、天堂寨镇、燕子河镇、上土市镇、太阳乡、磨子潭镇以及所辖村委、景区相关负责人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赵雪雁. 地理学视角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现状、问题与领域[J]. 地理研究, 2017, 36(10): 1859-1872. [Zhao Xueya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The present status, questions and priority area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10): 1859-1872.]
- [2] Koczberski G, Curry G N. Making a living: Land pressures and changing livelihood strategies among oil palm settlers in Papua New Guinea[J]. *Agricultural Systems*, 2005, 85(3): 324-339.
- [3] Rai M, Paudel B, Zhang Y et al. Vegetable farming and farmers' livelihood: Insights from Kathmandu Valley, Nepal[J]. *Sustainability*, 2019, 11(3): 889-906.
- [4] Scoones I, Borras S M J. Livelihoods perspectives and rur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09, 36(1): 171-196.
- [5] Iorio M, Corsale A. Rural tourism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Romani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0, 26(2): 152-162.
- [6] Erenstein O, Hellin J, Chandna P. Poverty mapping based on livelihood assets: A meso-level application in the Indo-Gangetic Plains, India[J]. *Applied Geography*, 2010, 30(1): 112-125.
- [7] Tadesse G, Zewdie T. Grants vs. credits for improving the livelihoods of ultra-poor: Evidence from Ethiopia[J]. *World Development*, 2019, 113(1): 320-329.
- [8] Xueyan Z, Haili Z, Lu J et al. The influence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 on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China[J]. *Sustainability*, 2018, 10(6): 1780-1792.
- [9] Yang L, Liu M, Lun F et al. The impacts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s on planting decisions: A case study of Zhagana Agriculture-Forestry-Animal Husbandry Composite System[J]. *Land Use Policy*, 2019, 86(7): 208-217.
- [10] Newton P, Nichols E S, Endo W et al. Consequences of actor level livelihood heterogeneity for additionality in a tropical forest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rogram with an undifferentiated reward structure[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2, 22(1): 127-136.
- [11] Walelign S Z, Jiao X. Dynamics of rural livelihoods and environmental reli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Nepal[J]. *Forest Policy & Economics*, 2017, 83(10): 199-209.
- [12] Zenteno, Mario, Zuidema et al.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forest dependence: New insights from Bolivian forest communities[J]. *Forest Policy & Economics*, 2013, 26(1): 12-21.
- [13] Alary V, Messad S, Aboul Naga A et al.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he role of livestock in the processes of adaptation to drought in the Coastal Zone of Western Desert(Egypt)[J]. *Agri-*

- cultural Systems, 2014, 128(2): 44-54.
- [14] 杨忍, 陈燕纯, 张菁, 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乡村地理研究的主要理论演变与启示[J]. 地理科学, 2020, 40(4): 544-555. [Yang Ren, Chen Yanchun, Zhang Jing et al. The main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western rural geography since 1990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4): 544-555.]
- [15] 张环宙, 李秋成, 黄祖辉. 亲缘网络对农民乡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基于浙江浦江农户样本实证[J]. 地理科学, 2019, 39(11): 1787-1795. [Zhang Huanzhou, Li Qiucheng, Huang Zuhui. The impact of kinship network on peasants tourism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ased on a sample of Pujia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11): 1787-1795.]
- [16] 董文静, 王昌森, 张震.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时空耦合研究[J]. 地理科学, 2020, 40(4): 628-636. [Dong Wenjing, Wang Changsen, Zhang Zhen. The space-time coupling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4): 628-636.]
- [17] 孔祥智, 钟真, 原梅生. 乡村旅游业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以山西三个景区为例[J]. 经济问题, 2008(1): 115-119. [Kong Xiangzhi, Zhong Zhen, Yuan Meisheng. The impacts of rural tourism on farmers' livelihood: Taking three tourist attractions as Hougou ancient village, Qiaojia great courtyard, and Jinci temple of Shanxi Province for example. *Economic Problems*, 2008(1): 115-119.]
- [18] 喻忠磊, 杨新军, 杨涛. 乡村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模式及影响机制: 以秦岭金丝峡景区为例[J]. 地理学报, 2013, 68(8): 1144-1156. [Yu Zhonglei, Yang Xinjun, Yang Tao. Exploring conditions, determinants and mechanisms of rural households' adaptability to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Jinsixia in Qinling Mountain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8): 1144-1156.]
- [19] 席建超, 张楠. 乡村旅游聚落农户生计模式演化研究——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案例实证[J]. 旅游学刊, 2016, 31(7): 65-75. [Xi Jianchao, Zhang Nan. An analysis of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tourism households: A case study in Gougezhuang Village, Yesanpo Tourism Area. *Tourism Tribune*, 2016, 31(7): 65-75.]
- [20] 吴吉林, 刘水良, 周春山. 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以张家界4个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12): 232-240. [Wu Jilin, Liu Shuiliang, Zhou Chunshan. Peasant households adaptability under the bankground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ngjiajie.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12): 232-240.]
- [21] 向雁, 陈印军, 侯艳林, 等. 河北省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及影响机制[J]. 地理科学, 2019, 39(11): 1806-1813. [Xiang Yan, Chen Yinjun, Hou Yanlin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 case from Hebei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11): 1806-1813.]
- [22] 李龙, 杨效忠. 旅游廊道扶贫: 大别山旅游扶贫模式创新研究[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2018, 27(5): 29-33+79. [Li Long, Yang Xiaozhong.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of tourism corridor: The mode innov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abie Mountains.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8, 27(5): 29-33+79.]
- [23]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R].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 [24] 贺爱琳, 杨新军, 陈佳, 等.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J]. 经济地理, 2014, 34(12): 174-181. [He Ailin, Yang Xinjun, Chen Jia et al.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farmer's livelihoods: A case study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northern slope of Qinling Mountains.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12): 174-181.]
- [25] 陈佳, 张丽琼, 杨新军, 等. 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和社区旅游效应的影响——旅游开发模式视角的案例实证[J]. 地理研究, 2017, 36(9): 1709-1724. [Chen Jia, Zhang Liqiong, Yang Xinjun et al.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changes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 and community tourism effect: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9): 1709-1724.]
- [26] 崔晓明, 杨新军. 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社区可持续生计发展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一区三县为例[J]. 人文地理, 2018, 33(2): 147-153. [Cui Xiaoming, Yang Xinjun. A research on farmers' livelihood assets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Ankang in Qinling-Bashan mountainous area. *Human Geography*, 2018, 33(2): 147-153.]
- [27] 赵雪雁, 李巍, 杨培涛, 等. 生计资本对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4): 111-118. [Zhao Xueyan, Li Wei, Yang Peitao et al.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 livelihood activities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on Gannan Plateau.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2011, 21(4): 111-118.]
- [28] 张丽, 赵雪雁, 侯成成, 等.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J]. 冰川冻土, 2012, 34(1): 186-195. [Zhang Li, Zhao Xueyan, Hou Chengcheng. Effec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n farmer household livelihood capital: A case study in the Yellow River water supply area in Gannan. *Journal of Glaciology and Geocryology*, 2012, 34(1): 186-195.]
- [29] 赵雪雁.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 以甘南高原为例[J]. 地理科学, 2013, 33(5): 545-552. [Zhao Xueyan.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farmers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A case of Gannan plateau.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33(5): 545-552.]
- [30] 韩国圣, 张捷, 黄跃雯, 等. 天堂寨景区农村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分析[J]. 地理科学, 2011, 31(12): 1525-1532. [Han Guosheng, Zhang Jie, Huang Yuewen et al. Evaluation of difference in rural residents conception on tourism impact: A

- case study of Tiantangzhai scenic spot.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31(12): 1525-1532.]
- [31] 何仁伟, 刘邵权, 刘运伟, 等. 典型山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空间格局——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J]. *山地学报*, 2014, 32(6): 641-651. [He Renwei, Liu Shaoquan, Liu Yunwei et al. Evalu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in representative mountain areas: A case study of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Sichuan, China. *Mountain Research*, 2014, 32(6): 641-651.]
- [32] 李聪, 柳玮, 黄谦. 陕南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14, 36(6): 106-112+126. [Li Cong, Liu Wei, Huang Qia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 analysis on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s in the background of migrates' relocation of Southern Shaanxi. *Modern Economic Science*, 2014, 36(6): 106-112+126.]
- [33] 任国平, 刘黎明, 付永虎, 等. 基于GWR模型的都市城郊村域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差异分析——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J]. *资源科学*, 2016, 38(8): 1594-1608. [Ren Guoping, Liu Liming, Fu Yonghu et 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household livelihood capital in metropolitan suburbs based on GWR model: A case study of Qingpu District in Shanghai. *Resources Science*, 2016, 38(8): 1594-1608.]
- [34] 刘春芳, 刘宥延, 王川. 黄土丘陵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12): 153-162. [Liu Chunfang, Liu Youyan, Wang Chuan.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ivelihood assets of poor farmers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in loess hilly region: A case study of Yuzhong County, Gansu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12): 153-162.]
- [35] 吴乐, 靳乐山. 生态补偿扶贫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55-61+153-154. [Wu Le, Jin Leshan. Study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peasant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under the policy of eco-compens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6): 55-61+153-154.]
- [36] 李靖, 廖和平, 樊昊. 重庆市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J]. *山地学报*, 2018, 36(6): 942-952. [Li Jing, Liao Heping, Fan Hao.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velihood capital of rural poor households in Chongqing, China. *Mountain Research*, 2018, 36(6): 942-952.]

Evalua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in Corridor-type Rural Tourism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e Dabie Mountain National Landscape

Li Long^{1,2}, Yang Xiaozhong¹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Anhui, China;

2. College of Management,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34000, Anhui,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Dabie Mountain National Landscape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farmers' livelihood based on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framework and case study, 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in corridor rural tour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visible livelihood capital, such as natural capital, has a higher weight in the tourism corridor of Dabie Mountains, while the intangible livelihood capital, such as social capital, has a lower weight. Five indicators of livelihood capital weights: Natural capital>financial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human capital>social capital. The five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livelihood capital: Natural capital>physical capital>financial capital>human capital>social capital. 2)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in corridor-type rural tourism areas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unbalanced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overall level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Jinzhai County > Huoshan County, the five livelihood capital show strong spatial differences. There are also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total level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and the five livelihood capital levels in the villages and townships. 3) The unbalance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is affected by core scenic spots, main roads, maturity of local industrial forms, government policies. The overall level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is higher in the core scenic spots or near the main roads. Influenced by the diversity of industrial formats and the stag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wo tourism agglomeration zones have been formed around Tiantangzhai and Baimajian scenic spots. The effect of tourism agglomeration is obvious, but the radiation scope is limited,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areas is insufficient. The difference of government's policies leads to the change of livelihood mode and livelihood capital of farmers in different rural communities.

Key words: tourism corridors;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farmers' livelihood; livelihood capital